

帆峙水流艺乡梦

□张彦广

若想穿越体验漫长中国历史,长城和京杭大运河是两个最好的参照系。

长城和京杭大运河是两个难分伯仲的人类工程奇迹,在文化象征上也是挺好的一对儿:长城是硬的,坚固的;运河是软的,流动的。长城是凸的,耸峙的;运河是凹的,涵纳的。长城东西绵延数万里,运河南北贯穿五大水系。长城更多是在山岭边塞上的行走,运河更多是在平原水乡间的周旋。

还有一点,长城是建立在防守分化的语境上,而京杭大运河是建立在融汇通达的语境上的。但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上衡量对比,它们两个的存在,有着一样的重大,一样的非凡。

对于以上的理解,只可惜来得太晚。做为一个运河边上生活的人,我对于自己多年来对运河的陌生与疏离,一直抱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就如同返乡回到村中,面对坐在巷口张望的老爷爷时,眼中就有热流涌动,甚至想“咕咚”一下,俯首尊长前长跪不起。也曾去运河采风,也曾参加百里的沿河行脚,也曾乘车奔驰在古堤上开启亲炙之旅,可我依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还没有真正地解运河的前世今生,更没有走进运河的全世界。

京杭大运河话题太长,本文说不完,只略说南运河,和南运河上的吴桥桑园。

诗说南运河“一船明月过沧州”“喜闻水驿是连窝”“落帆须是到桑园”。桑园、安陵码头和连窝水驿曾是太多旅人游子的目的地,可以从很多史志文献中得到考据,也可以从吴桥大运河民俗文化博物馆藏品中得到佐证。吴桥段运河的水,也宽、也盛、也清、也甜。在桑园旧码头遗址边,古稀的老人依然记得小时候卖水的小贩,推一车车运河水,往返卖到商家、车站,能

换得一家人的吃喝穿戴钱。

自打大运河吴桥第六屯段河道申遗成功,自打沧州旅发大会在吴桥成功召开,自打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吴桥分会场圆满举办,千年杂技梦和百里运河图越来越完美地交织在一起,我和所有人一样,开始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它的身上,细细地品味它,感悟它——它曾经的繁华与落寞,它现实的丰沛与枯涸,它待兴的南水北调与文化旅游。

昔日吴王夫差筑邳城凿邳沟,一时举插如云。夫差这位运河工程师的“第一锹”,心旨的朝向是北方,是北伐攻齐。当年吴桥属齐地,今日尚有齐堤遗址在运河和漳卫新岔河之间横亘,还有孙贻征战于斯的迷魂阵传说和石牛坐骑在运河之畔的桑园静静守望。为什么打齐国?看看历史就知道,那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才是华夏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地区。

京杭大运河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首先到达的便是吴桥。这一段长达三十四公里的河道,呈九曲十八弯的龙形走势,最早开凿于三国时期,称为平虏渠。经隋代和之后历代疏浚,政治、军事的运河,因为漕运的兴起,变成了商运之河,民运之河。沧州,正是因为运河漕运贸易的活跃而兴起的。

最值得一说的是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朝廷重视“三农”问题,其中“休养生息”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大力扶持种桑养蚕业,是仅次于谷物种植的重要生产项目。史载,汉文帝之妻、景帝之母,“黄老治国传统的最后继承者,汉家文景之治的真正开创者”窦漪房,与其弟窦广国特别重视家乡清河郡津县(今武邑、东光、吴桥一带)人民的生产生活,在运河两岸的大片土地大规模发展桑蚕业,要求百官关心农桑,以德化民,使得国富民裕。据载国

库里铜钱多得数不清,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

至今,吴桥县城仍叫桑园,而东光县城是从“茧城”慢慢改成今天的称呼。秦汉至盛唐蚕桑业相当兴盛,丝织品十分精美,其生产重心始终在黄河流域,此时期山东的蚕桑业是全国最发达的。只不过是随着后来的战争破坏,以及朝廷的避乱南迁,中国的桑蚕丝绢业才在江南发展起来。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丝绸之路的滥觞,应该是在南、北、鲁运河流域呢?其实运河两岸桑蚕业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很有规模。至今吴桥沿运河、漳卫新河一带,桑树依然很多,村民们说,“院子里一不小心就会拱出一棵桑树来!”

明洪武时南运河一带的棉花种植又从南方“引渡而来”。因为水土的原因,这一带的棉花绒长质感好,又称“御河棉”。常年、科学、大面积的种植,使吴桥成为中国优质棉基地县和出口棉基地县,“银吴桥”美誉由此而来。昔日的桑园、安陵、赵家茶棚、第六码头,吴桥的棉花及棉麻产品连同桑蚕、粮食、青砖、杂品北供南运,而南北的茶绸陶陶、煤米皮木也在这里上岸交易,杂技之乡因此而兴盛开放。

说到杂技,那才是和运河“水乳交融”的。吴桥杂技艺人锣鼓中有云:“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里面所说的“条河”,就是指运河。昔日吴桥艺人从陆路和水路两个途径闯荡江湖,一路锣鼓,一路船歌,草路蓝缕,风雨兼程,直到发展壮大成为篷盖华夏、蜚声世界的杂技军团。吴桥,也因此才被公认为“中国杂技的故乡”“世界杂技的摇篮”。

大运河,大运之河。如今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西边的运河古堤上行走,在运河岸边观景台上怀古抚今,那种感觉是耳

目一新的:古堤的东西两侧,像是艺乡魔术师从蓝布下变出来的新世界——仿旧如旧的南北桑园码头,百花盛开芳草繁盛的运河公园,帆形拉膜亭做主题建筑的运河广场,堤顶路上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九大运河驿站,藏古纳今的大运河民俗文化博物馆,华北地区最大的主题剧院——江湖大剧院,全国第一个杂技主题星级酒店——云臻金陵杂技酒店,给观众尖叫体验的“沉浸式”体验馆——球幕影院,运河人家美食街满足舌尖上的味蕾,运河公园内赏花、漂流、露营、采摘、娱乐,宾客四季乐游其中,还有建设中的吴桥中国杂技博物馆,坐落在杂技文化旅游产业带的中心,将成为国内最大的杂技文化主题博物馆,为杂技文化收藏、展示、研究、传播提供优质的平台和资源……

吴桥加快布局“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于一体的文旅产业链,推动游客由“过境”向“过夜”转变,江湖文化城集演艺、美食、好物、体验打卡于一城,重现“九月庙会”之盛况,让游客回味无穷……大运河文化产业观光带的兴起,既是对大运河生态的附丽,更是对大运河文化的升华。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帆峙水流的大运河,是开凿疏浚者的初心;帆峙水流的艺乡,是开拓建设者梦中的家园。

张彦广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父亲的神话》《一路稼禾》、小说集《飞刀刘》、论文集《艺乡文萃》《接近神性的画与诗》等。

柿柿平安

□赵芸



毛顺勇 摄

走了个神的工夫,手机屏幕里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橙黄,交缠在泛黄的叶子与扶疏的枝干间。画面外姥姥伸进只手,努力地指着那些橙黄色的果实,颗颗饱满硕大,它们沐着秋风,坠着枝桠。我才意识到,秋来了,柿子又熟了。

这柿子,这院子,是我秋天的全部。

小时候,院子里的麻雀啄着摔碎在地上的大柿子,柿子裂开流了满院子的香。我坐在门槛上时不时起身吓一下那群麻雀,麻雀飞了一圈又绕回到柿子周围,它们为了柿子丝毫不怕人。为了拦住我,姥姥会用搪瓷碗装上一个熟透的柿子,和不锈钢小勺一起给我,叫我不再逗鸟和乖地吃。她说麻雀只能活两三年,它们不一定能吃到明年秋天的柿子,所以才想多尝尝甜的滋味。我听不懂姥姥的话,闷头研究碗里那捧都捧不住的大柿子为什么比我的拳头还要大。

大一些,我学会了爬树,每每秋天便和摘柿子的竿子较劲,硬要和姥姥比拼一

下到底是她用竿子摘得多,还是我爬树摘得多。我越爬越高,高到能看见村里哪户升了烟哪户点了灯。我还想爬得再高一点,姥姥总叫我小心。我把树上那些又大又好看的柿子全部摘了下来,可越好看越涩。姥姥说柿子会伪装,坑坑洼洼的才最甜,日子也是如此,深一脚浅一脚才有滋味。

上学后,我只有赶上假期才能回姥姥家,那段时间秋天的喜悦总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我在大人们眉头紧锁的面容中看出了秋天的凄凉感,哪怕那甜甜的柿子就摆在桌子中央,也并没有人要笑着伸手去触碰那甜蜜。那时候甜蜜和苦楚一起发酵,柿子就这样伴着大人们嘴里说的生活的难,被一口口咽了下去,我听不明白,大人的难能有我的数学题难么?

上了大学,我就吃不上第一口熟柿子了,每到树上结果的时候,姥姥就会给我发视频,让我挑喜欢的柿子,然后姥姥把它们晒成柿饼子,等到冬天我放假回去的

时候,就能吃到柿子酿出的秋本身的甜。柿饼子别有一番风味,咬一口下去,甜慢慢浸满口腔,你能吃到阳光、晨露的味道,当然还有姥姥那永远不变的爱意。

去年,姥姥病了,可她死活不住院,硬说柿子树没人打理,要是熟了肯定都被鸟啄了去。她一直是这样一个人,菩萨心肠,哪怕日子遭了难,也要把能给的都给出去。前半生为了丈夫活,后半生为了儿女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连一棵树都在她心里扎了根。一生为别人,到头来却只剩一身病跟着自己。拆迁款被亲哥哥们瓜分了,楼房让给了儿子们住,于是我妈把她接到城里小住。

起先她只是闲不住,不是打扫卫生,就是把三餐做好等我们下班回家吃一口热饭。后来她开始溜下楼,美其名曰是散步,但每次都要花点钱给我买点零食带回来,买的都是我小时候才会吃的便宜的膨化食品,可能在她眼里我丝毫没长大吧。更有甚事,有天她竟然偷偷买了车票,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巴车跑回了老院子。我妈带着我一脚油门冲向老家,姥姥被逮到的时候还一脸不好意思说,我没跑,我就回来给柿子浇浇水。

其实,她就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这柿子树不用浇水肯定也能活,它的生命力我是见识过的。姥姥把它种上后,便去照顾病重的姥爷。我们都想着这树多半是活不了了,但它硬是靠着自己个挨过了寒冬,转过秋天结出的果子格外甜。咬开薄皮,汁水就涌出来,顺着胳膊流下去,小狗就追着胳膊舔。自那之后,这树就拼命地长,长着长着就长过了房顶,依靠着砖瓦,一靠就是几十年。

今年,老家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去世,妈妈又想把姥姥接走,姥姥却说还是别折腾了。我们都知道,她是想守着这个

院子,守着这棵柿子树,守着过往的日子,这样那些消逝的人淡忘的事,就不算真正的逝去。我说,您要是不跟我们走,过几天我可就去外地读书了。姥姥说,为啥去那么老远的地方?我说,站得高看得远。姥姥说,那你爬树上去不就得。我说,我想站的高一点,再高一点。姥姥沉默许久说,我知道,上面能看到整个村子,你要去看到整个世界。

于是,这成了我第一个没有柿子的秋天。姥姥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我继续举着手机和姥姥视频。视频中姥姥问我看到树上的柿子么?我突然发现,姥姥的手像柿子子一般,爬满了沟壑纵横的皱纹,血管就那么突兀的裸露着。姥姥又问,香港有柿子么,你天天都吃什么啊,过的好不好啊?我想了想最近拥挤奔波的生活、激增的病例、买不到的返程机票,但最后脱口而出的还是那句,我挺好,别担心。

姥姥把镜头对准了窗台上的柿子,她指着说,那我就祝你柿柿平安。

我问,为什么不是柿柿如意?

姥姥说,只要平安,再不如意的事都会熬过去的。

我仔细看了看窗台上的柿子,那汁水的蜜在薄皮上慢慢结了晶……

赵芸

编剧、话剧制作人、活动策划人。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本科,香港都会大学创意文学写作研究生。沧州市金牌阅读推广人,多部作品获奖。